

王健元 編

名妓賽金花遺事

X25670/3

晚清民国逸史丛书

MINGJI SAIJINHUA YISHI

名妓赛金花遗事

王健元 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1053087

名 妓 赛 金 花 遗 事

王 健 元 编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安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375印张 75,000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0册

统一书号: 11437·30 定价: 0.60元

出 版 说 明

《晚清民国逸史丛书》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期待着它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的野史旧闻，使读者从一人、一事、一个侧面生动地、形象地、具体地了解昨日之中国，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示。

这套丛书会成为各行各业的读者及离休退休的老人，闲暇时间或外出旅行时的可人伴侣。它也可为剧作家、小说家们提供创作的素材。

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的话

这本小书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记述了赛金花的生前死后。赛金花（1864—1936年）以一代名妓、“状元爱妾”、驻外公使夫人，曾大出风头，名噪一时。

在名著《孽海花》和名剧《赛金花》中，她以“主人公”的地位，被推上晚清民国年间的大舞台，成为更加知名的女人。在文人的笔下，誉之者把她赞为“中国的贞妮”、“奇女子”；毁之者把她贬为“娼妇”、“女祸”。其实赛金花不过是一个被污辱被损害而不觉悟的普通女性，赛金花的一生，可以帮助读者从阴暗的侧面，形象地了解苦难的旧中国。

《名妓赛金花遗事》辑录了1936年赛金花死后国内各报登载的文字，读者可从中了解其人其事和当时人对她的认识。记述与评价是不同的，读者自能鉴别。《赛金花故事编年》，作者署名瑜寿，1951年初上海《亦报》刊印，系统地记述了她的一生，是现在已经罕见的有一定价值的读物。此外还附有几篇回忆录，读起来也饶有兴趣。

目 次

名妓赛金花遗事·····	(1)
贫民窟里的迟暮佳人·····	(1)
访赛一瞥·····	(3)
赛金花死之俄顷·····	(5)
关于赛金花之死·····	(7)
对于赛金花的感想·····	(8)
赛金花死了·····	(11)
安息了的赛金花女士·····	(13)
赛金花的两种论调·····	(14)
赛金花身后丧葬问题·····	(15)
赛金花之葬地陶然亭·····	(16)
赛金花小史·····	(17)
赛金花的身世·····	(18)
赛金花与瓦德西结识之来由·····	(21)
坠马致伤·····	(21)
赤裸着身子出来·····	(22)
赛金花的性格·····	(22)
赛金花表白“爱国”的一段话·····	(23)
让她长此死了吧·····	(25)
赛金花赋诗谢“青天”·····	(27)
赛金花之最后丈夫魏阜欧·····	(27)
“赛二爷”称呼由来·····	(28)
曾孟朴追求赛金花之谜·····	(29)

赛金花之别名多·····	(29)
仪銮殿大火详情·····	(30)
访赛回忆·····	(31)
一代红妆照汗青·····	(33)
从赛金花的死说到国耻·····	(35)
东亚病夫谈赛事·····	(36)
母死夫死孑然一身·····	(39)
故都名士纪念赛金花·····	(41)
关于赛金花的戏剧·····	(41)
赛金花与蝴蝶通信·····	(42)
靠演赛金花而大吃大嚼·····	(42)
赛金花故事编年·····	(45)
附录:	
关于《孽海花》·····	(84)
《赛金花本事》与赛金花·····	(89)
回忆赛金花答德国记者问·····	(95)
回忆赛金花“发配”原籍·····	(97)

名妓赛金花遗事

贫民窟里的迟暮佳人

是一个秋风打着唿哨的下午，一部奔驰迟慢的洋车，载我拖向南城的路，行行复行行，在香厂之一角一个贫瘠的小巷——居仁里中，找寻到赛金花女士的寓所。一对褪了色的门板，静静地闭着，上边“江西魏寓”的纸条，给风雨剥落了固有的色泽，似象征着主人的命运。轻轻拍了几下门，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鲁男子，开了门，向我呆呆地望。我说明来意后，他反身跑进去，一会又出来，脸上带着和悦的笑，导我走入。院子湫隘得很，长方形的，南房和北房都是四开。两棵葡萄树，挡着全院子的日光，架上垂着累累的结实，叶子黄了，给秋风摆得沙沙地哀叫，像惋惜着屋子里主人的境遇。

走入北房的东间，一个面色黝黑的女人，很尽职地，给我介绍了这位久历爱海沧桑的赛金花女士。

旗袍青灰色的，长不到足踝，罩着她青瘦的身材；椭圆形的面庞嵌着一对活跃的眸子，一束皱纹在乳房样的额上横卧着，弓样的眉儿，还遗留着青春的痕迹。

“请坐请坐……”苏侬和京白交融了语声，和悦的乡音。
“想知道点魏太太的近年生活状况，今天特来打扰……”我

说明来意。

她滔滔地叙述：“民国十一年魏先生去世后，我便住这个破院子里，房钱由十八元改为十四元四角。去年区里给我免掉了房捐，才减轻了一部份生活负担。我们三个人（指与其二仆），每月得二十元左右的生活费，苦得很，蓄存的字画都变卖完了，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回想当年在德国，在上海的时候，实在想不到有这样一步天地。人活着象做梦一样啊！”声音很凄惨。

“画家徐悲鸿到北平来的时候，曾给你多少幅画，卖出没有？王青芳先生不是也有赠给你的画吗？书店出版的《赛金花本事》，你得到相当帮助没有？”

她面部肌肉的活跃，绘出她内心的积郁，很爽快地答：

“徐先生赠给四幅马画，我赠给王青芳先生一幅，他和吴迪先生很同情我的境遇，帮忙甚多，我异常的感激。最近某报揭露一段我捐画四幅助赈新闻，于事实不大相符”。说着让立在她身旁的女仆，给我一张某报看。接着又说下去：“刘半农先生给我写本事，没有成，便过去了（按：过去，系人逝世之俗称），使我异常伤心（眼泪坠了）。《赛金花本事》，说销路很好，可是我没有获得实惠，出书后商鸿逵先生赠我五本，以后让顾妈去见商先生，答应尽可能帮忙，现在也没有得到商先生的信息……唉……”语声里掺杂着人情沧桑的滋味。

“听说你有回苏州的消息，确实吗？”我引了另一个问题，截断她伤心的叹息。

“我的家住在苏州的萧家巷，家里的人都死绝了。只剩我一个弟妇，我想回去呀，可是我母亲的尸骨，还寄厝在江苏义园里，我不能同她老人家骨骸一同回去，我的心是如何难过呀？苏州，三十多年没有回去了……”！声音如梦一样的

韵调，使我感到凄迷。

“张兢生去年寄批款子来给你，收到了没有？”“唔！张先生有的……寄了二十五元钱来，同时还收到他一封问候信，他现在还在上海吗？”很关心地问。“在厦门吧，作官了！好久没得到关于他的消息了。”“我为先生祈祷”，她作了一个宗教祈祷的姿式。“作《孽海花》的曾孟朴六月间去世了，知道吗？《孽海花》小说内容，你详细不？”“死啦？我不知道呢！孟朴和我家有亲戚关系，我未嫁洪先生前，他钟情于我（按：这一节曾孟朴氏，曾经辩正过），嫁后，他感到失望，含着一种不平气，写成了那部歪曲事实的小说。我想起很难过……。”她休息一会，点着一支烟吸着，请我参观壁上悬挂的她和魏卓欧结婚时的照片。

“这一幅就是民国七年我和魏先生结婚时摄的，证婚人是李烈钧先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看魏先生多精神！”她用一种思旧的语声赞誉着，脸上的表情，却涂满了悲哀的情调。

“魏太太有没有最近照片？希望赠我一张作这次谈话的纪念。”“对不起，最近没有照相，因为心情不好。不久我便照，请你留下通讯处吧！”说着她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印有：“魏赵灵飞彩云”的字样。长针逐着短针，表，报告有两小时的谈话。我起身告辞：“谢谢，谈话耗费你很长时间，再见吧！”“有工夫时来，我喜欢同年青的人谈话。”和悦地送我去了院子外。

访 赛 一 瞥

穷居于北平的赛金花，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注意着她，但

她的生活是更困苦的，幸而前数月鲁省主席韩复榘赠洋百元，北平文化界亦捐赠了她数十元。现在她便以此款度日。

在今年寒威中，赛金花又病了，至今还不能起来。起先是感冒，最后，成为便血，上吐下泻，病势不轻。平市各界闻讯，颇有同情她而来探望她的，还有很多人慷慨解囊，送她一些医药费。这样，她的病总算好了些，但一副憔悴的面孔，一身枯涩的骨头，总也是风中之烛了。

昨天下午，记者到她寓所去看她，那正是她病刚好点的一天。在房里，先有一个按摩医生代她按摩。记者招呼着她，她打起精神来问了些消息。我问她：“病后，有没有人来看你呢？”她答道：“看我的人很多，我非常高兴，心里也感到畅快，所以病也好了许多。”她又说：“现在虽然是在病中，但是有她（指相伴二十六年的老女仆）来早晚作伴，也不很寂寞了。”

我们还在谈着，老女仆喊着：“陈先生来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给中国旅行剧团编剧的陈绵教授。陈先生是赛金花的老朋友了，这次知道她病了后，就赶来看她，并且又告诉她上海的四十年代社即将表演她以前的事绩。王莹女士担任她本人这角色，由金山饰李鸿章。她听了之后，很兴奋，说：“庚子的旧事现在又重新搬到舞台上，一定受一般人的欢迎。”又说：“担任我这角色是很困难的，可是我又不能亲自去看看。”

其次，陈绵先生也说：“我预备写信给上海剧团，请求他们演出《赛金花》的时候，同时用赛的名义募一笔款子来维持赛金花以后的生活。我想，也许有一些效果。”他对赛的事情很感伤，又说：“真是没有办法，从前刘半农先生活着的时候，答应以赛的生活事实作一本书，发行之

后，所有的收入皆归赛金花。但是刚作了一半，不幸刘先生便与世长辞了。现在，还有谁愿意来维持她呢？”

回头看了看她这小屋，真是太零乱了。狭小的房间里，燃着一个小煤球炉子，亮着一盏半明半灭的洋油灯，阴惨惨的更显着凄凉的样子。

赛金花死之俄顷

赛金花在上月患肺癆便血及烂舌症，曾由国医汪逢春为之医治，惟所开药方，需七八元，赛力不能胜，由汪氏签字向药店赊欠。虽经诊治，病势仍旧沉重，已半月未进食，仅食酥糖月饼等物。因赛吸鸦片，故生命得稍延长。三日晚十二时，随赛二十五年之佣妇顾蒋氏，见赛神志昏迷，急为之烧烟，赛勉强吸三四口，神志稍清。顾蒋氏之弟蒋乾方，亦随侍赛氏十一年，比时乃为赛出外购买酥糖，赛勉强进食一块。似颇不安，目光发直，并作呓语，曰：“……我要上万公墓去了，教主来了，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来了，洪老爷也来接我了……”云云。

顾蒋氏此时乃急拍其背，予以安慰。赛乃叹曰：“我一世阔绰，实不料今日死于此破屋中，起初尚以为老年可享清福，谁知今日竟如此穷困。人死不足悲，惟你（指顾蒋氏）及你弟弟随我一二十年，由籍随我北来，同受艰辛，实望一旦得志，厚报你们。今此愿成泡影矣”云云。

顾蒋氏尚欲上前安慰，而赛已瞑目气绝矣。是时，屋中无钟，大约为二时半。至此，赛金花遂与世长辞。记者于四日晨前往，居仁里十六号赛氏住宅探视。至则见破屋两间，

小院中极为零乱破坏，室中殊污秽，所悬布帐子几数年不洗，床上堆置酥糖、纸片、围巾、衣袄等物，而棉被残破几见絮矣。

室中景象，极端惨淡。赛僵卧床上，赛之佣人顾蒋氏，则嚎啕痛哭。另有赛之女友侯太太则在屋中为赛折锡箔。迄下午三时，棺木尚无着落。

下午三时以后，晚报将赛之死讯传播，各界乃纷往探视。计有赛同乡周少舫，表妹易太太，女友林太太，邻居王竹居、李青山，经议论之后，向市会会长孙晋卿请求资助棺木。孙以赛于八国联军入城时，曾出力保民，当即应允，并允出面向各方募款。此时已晚八时，由孙签定賒欠棺木，于八时半送到居仁里，九时许乃在各女友哭声中入殓。

入殓后，棺材并未上梢，因尚须候其六十六岁之弟妇来看遗容也。入殓毕，即由扛夫八人，抬至三圣庵暂厝。至于埋葬地点，经孙晋卿与各系方面商妥，在城南陶然亭香妃冢及鸚鵡冢旁安葬，以留后世之凭吊。

据随侍赛已二十五年之顾蒋氏语记者：“赛对人极和蔼，对仆人亦极厚道，故本人及弟随赛多年，近数年虽分文不取，并将过去存款供赛使用，亦极甘心。赛死前希望有人为她购一千元之楠木棺材，并希望她母亲之棺启出，一并南运安葬，今此愿不可能实现矣。”

又北平名画家李苦禅、王青芳等，近以赛环境恶劣，曾发起画展会，向徐悲鸿等征作品共得六十幅，自四日起，在中山公园举行，将售画所得，悉数捐助赛氏，不料赛竟于开幕之日，即与世长辞了。

关于赛金花之死

赛金花，以一代美人，沦落而死，自属十分可惜。

中央社北平电：蜚居故都名闻全国之赛金花，四日晨四时许逝世。身后萧条，经友帮助，始得草草成殓。一代美人，身后竟如此下场，亦云惨矣。

中央社北平电：赛金花身后萧条，由本市孙晋卿发起，向各方募捐，购棺成殓，拟即移灵三圣庙，定六日接三，赛氏葬地亦纪决定，葬于北平陶然亭香冢与鸚鵡冢之傍，以留待后世之凭吊。

上海方面，闻此消息，李丽寄去一百元，四十年代，亦电寄一百元。这种对于“宣南掌故花”的同情，我们自然也不能非议，但是我们要知道，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入北京时，也不过因为一时的机会，替北平民众“做了一点事”，她的实际生命，在联军退出后，已经完结。现在的沦落宣南的命运也是早就注定的了。

文士总欢喜找寻戏剧性厚的地方采取，所以，以赛金花为主角的作品，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不能清楚的计算了。但是，对于这位赛金花的正确的评价，却一篇也没有看到，就是夏衍先生，也似乎太把她估价高了一点。这自然，作家容易同情主角的原故，和那卑劣的色情的东西，是完全两样的。

现在，赛金花死了，上海的低级剧团，自然可以借此再吹一下，而“四十年代”在她死前公演，还是幸运的呢，因为现在演，一定有人要攻击他们投机了。

对于赛金花的感想

我喜欢看戏，不大欢喜读剧本。“剧”，最好让它具体的形象的表现和活动舞台上，才有趣有道理。虽然文学史上也有既有趣又有道理的剧本，永远也不上演的。但剧的成功与否，我想总应该由“演出的效果”来决定它的评价。这一评价，最好以对观众的影响与感应作依据。也许有人要反驳，文明戏很合某一些观众的口味，使他们喝采叫好，那文明戏的评价如何？其实文明戏对不论哪一阶层的观众的影响客观地说来都是不好的。夏衍先生作的《赛金花》一剧已上演了，为了准备去看戏，我读了一遍这剧本。这剧本我应该早读的，它不是早已引起了戏剧界和文学界的热烈评论了么。

以义和团历史事件作题材写剧本是很值得的，“赛金花”这样的人物本来就极其Dramatic(戏剧的)，拿她作主角也很够味儿。有人曾经对此剧发过问：作者到底是以义和团事变为主题呢？还是以赛金花个人为主题呢？有人认为他没有把主题弄清楚。我以为此剧的主题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看起来也不会好像有“两个主题”。因为以前者为主题，不能不以义和团的历史事件的发展为中心，而表出其前因后果及其意义，主角不能落在赛金花“这班子里的姑娘”身上，即使她“这手是握过飞特丽皇后的手的”（原剧中语），又“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鲁迅语）；如以后者为主题，剧中这个女子的悲剧没有发展到极点，而穿插和浮现了许多历史上事件和人物。那末，此剧是社会史剧呢？还是个人悲剧

呢？作者自己的解答是最恰当的：“讽喻史剧”。他是“描写一幅以庚子事变为后景的奴才群像，从赛金花到魏邦贤，都想安置在被写的焦点之内。”因为他在一个北国的危城困居两月，听人讲述三十七年前拳乱情景，联想到当前状况，“于是就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为主题，将那些在这危城里面活跃着的人们的面目，假托在庚子事变前后的人物里面，而写作一个讽喻性质的剧本。”（夏衍“给演出者的一封信”，发表于《文学界》创刊号。）这是作者自己表明的写这一剧本的动机。虽然，此剧并没有切合的以“国境以内的国防”为主题，但他确实是以庚子当年的那些汉奸的丑态与无耻的卖国行为来讽喻面前的现实相的。我想，这样才没有曲解作者的意思，而此剧的“国防”意义也即在此了。

最浅薄的曲解，是把赛金花看做一个民族英雄，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爱国报国的志士，北京老百姓的大恩人。难怪鲁迅先生的最后遗笔也没有忘记讽刺一下：“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的主题’：连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见中流创刊号：“这也是生活”文内）鲁迅先生是讽刺这些以赛金花为“九天护国娘娘”的人，显然没有讽刺了作者，因为作者“最中心的主题”，并不在捧赛金花，他并没有将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民族英雄”，他明白地写出一个“以肉体博取敌人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女子，不过她较那些“高踞庙堂之上对同胞昂首怒目，对敌人屈膝蛇行的人物”，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些人性。因此他“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点的平常女性。尽可能的真实地描写她的性格，希望写成她只是因为偶

然的机缘而在这悲剧的时代里面串演了一个角色。”（引同前的夏衍的信）作者寄与她以同情，他的女主人公是不一定能了解的，老赛金花或者以为送她十元钱的大帅为同情她呢。

我们这样来理解赛金花，并没有减轻这位“一句话救了千千万万的性命”的“观世音”出现在历史上的人物的意义，我们应该和剧作者一同把握他的主人公的真实性（是不是不够呢？或者夸张呢？）我们也不妨同情她，但决不是把她当做“九天护国娘娘”，象三十七年以前的北京老百姓一样。我们应该把赛金花当做历史的讽喻的中心看。“在这种国家大变的时候，能够真真替百姓们讲话的不是什么大官大府，倒是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原剧中语）这讽刺满清无能的官员够多恶呢！“中堂大人”都办不了的事，却靠赛金花对洋人卖一点儿小面子，这尽了讽刺艺术的能事了。

《赛金花》这剧本，却也不是没有缺点的。我虽不懂得作剧法和戏剧技巧，我总觉得这剧的情节的发展和场面的连贯都不大好，剧的场面太散漫，剧的调子也欠统一，或者演成电影要好些，这要看演出成绩如何才有定评了。其次是人物除主人公及二三人物（李鸿章，孙家鼎，魏邦贤）的个性凸现以外，其他的确都太漫画化了（瓦德西也就是如此），演出时如导演得好，这一点是可以补充一些的。至于剧中所反映的“义和团”，只写了它坏的暴乱的一面，而忽视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反帝的正义的情感的托出，这是作者对于历史的真实理解缺乏更深湛的识见表现。整个地说：这剧的历史意义虽不及“最初的欧罗巴之旗”和“怒吼吧中国”，讽刺意义也没有象果戈里的“巡按”一样的美满的充分贯穿全剧，但它仍不失为中国剧作中的力作，在历史剧和讽刺剧的意味上也